

【豪爽心情】

◎何春蕤專欄

1996  
3  
24  
中  
時  
30  
版



## 誰要

# 性高潮？

—— 九九四年的反性騷擾遊行中，我喊了一句「我要性

高潮，不要性騷擾」，但是第二天打開某些報紙一看，咦？怎麼口號不一樣了？口號已經變成「只要性高潮」。明明是「我要」，怎麼誤傳為「只要」！以後每逢演講或接受採訪時，我就苦口婆心的「糾正」：我要

性高潮，我要性高潮，我要，我要。

可是大家都不接受「糾正」，媒體仍然寫著「只要」。為什麼老是搞錯呢？心理分析家認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「記錯」、「聽錯」、「說錯」或「想當然的猜錯」都是偶然的。這些錯誤常常和我們

心理的道德檢查有關。

換句話說，我們之所以會把某些話變造、搞錯或甚至遺忘，是因為我們在無意識中不敢或不願面對這些內容不合現有道德、或者有可能帶來矛盾感受的話。

那麼，為什麼有那麼多人不敢或不願說「我」要性高潮？是什麼原因使得「我」字那麼難以出口呢？

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「我」字代表了一個理直氣壯、自我肯定的女人，她不但大聲宣告自己的存在（「我」），也毫不退縮的肯定自己和身體之間有愉悅的親密關係（「我要」）。

而在我們這個不鼓勵女人肯定自我的文化裡，「我」字是不能

出口的——難怪女人連說到自己的時候都常愛用「人家」來代替。

再說，這個文化對女人的情慾一向採取禁制的態度，女人要是能把「我要」和「性高潮」連在一起大聲說，還真需要常常練習。

既然不敢說「我」，有些人就乾脆省略主詞說：「要性高潮」或者，人多壯膽的說：「我們要性高潮」。

當然，最常見的版本還是：「只要性高潮」。

那麼為什麼最初傳述這個口號的人會把它說成「只要性高潮」呢？這裡面又大有文章。

在人生的各種活動之中，「性」被當成充滿神秘愉悅但是非常危險的活動，需要時刻戒備和壓

抑，也因而在性的周圍形成了同時存在的強大吸引力和深刻憎惡感。

「「只要」性高潮」的變形口號就來自這種矛盾情感。

一方面，變形的口號暴露了性的飢渴。受到「性」強烈吸引的心理壓抑太久，過度飢渴造成對性的過度執著，結果原來的口號就被這種心理改成了「「只要」性高潮」。這種改裝揭露了當事人其實在無意識中對「性」非常專注，甚至除此以外，什麼都不要。但是在另一方面，變形的口號也暴露了性的推拒。改版成「只要」性高潮，同時就是公開宣告當事人對性的憎惡感，因為當事人隨時可以指出這個口號太狹

窄：「人生怎麼能「只要」性高潮呢？」然後用這種批判來證明自己絕不會對性高潮過度關注。

其實，女人當然不會「只要」性高潮，我們有的東西可多著呢！數千年來女性被窄化了的人生選擇，我們正要一舉衝開，怎麼會自我設限於性高潮呢？

看清楚了改裝口號的各種深層動機，也就看清楚了我們的文化時刻在對女人的性加以壓抑。

但是，不管是飢渴加憎惡的矛盾情感，或者僅僅是以訛傳訛的誤傳，為了突破性的禁忌和這種禁忌對女人的傷害，為了給女人多一點開拓的空間，多一點肯定自我的機會，就讓我們一齊大聲說「我要」性高潮吧！